

嘉慶直隸太倉州志

直隸太倉州志卷六十三

舊序一

太倉事蹟序

明陳伸

夫地理沿革之不同城郭變遷之或異千年百禩豈無盛衰詳觀太倉瀕大海枕長江元初藉朱司農營十第宅邱墟遂成閬閩港汊悉爲江河漕運萬艘行商千舶集如林木高樓大宅琳宮梵宇列若鱗次實爲東南之富域矣向因海賊之虔劉鹽僮之割據第宅煨燼喬木赭伐爲邱爲墟於是江河日益以涸士民日益以窘深可歎哉皇朝龍興四十來年士民屢沾天澤未遑復舊予因故老之相傳及遺文之考取私撰太倉事蹟序朱

清傳恐後之君子泯而無聞書寫成帙嗚呼僭踰之罪
莫逃繼述之情可恕或有好事英彥爲我同志煩工鉅
梓以爲他日郡志之採拾誠爲萬幸

又

太倉古婁縣之屬村惠安鄉三國吳孫權和好於遼公
孫淵始置倉於武陵橋北因以名焉歷晉唐來田疇半
闕居民尙不滿百元初朱清自崇明至太倉開海運通
直沽舟師貨殖通諸蠻夷遂成萬家之邑元貞元間陞
爲崑山州延祐元年建州治於陳門橋西南皆達魯花
赤那來蒞州事廉敏公勤故富豪士民爭趨事焉是以
官第甲於東南稅家漕戶番商賈胡雲集閭閻糧艘商

舶高檣大桅集如林木琳宮梵宇朱門大宅不可勝記
四方謂之天下第一馬頭至正十二年三月海賊方國
珍率浙東海島貧民千餘操舟突入劉家港劫掠時民
不知兵罹於烽火者十餘萬戶惟周涇南漕戶杭和鄉
募義勇格戰一十三日有僧馘首奮勇力鬪死千餘人
竟遭賊害元遂立水軍萬戶府除參政董搏霄爲副萬
戶立定海靖海寧海三千戶所舉富豪民爲千百戶於
是軍聲稍振十四年春海賊復至大挫賊舟梟其衆於
半涇十六年春鹽僨張士誠據吳市民丁仲得係方氏
家臣奪府州印降於張氏命仲得爲僞州尹海賊方氏
已奉正朔著爲海道防禦萬戶統溫台明三州舟師克

復太倉時民心未附於張氏僞將軍呂珍守裔子橋築營浚濠緣漕民倪蓬頭結黨方氏大破張氏軍戮士卒五千人惟呂珍因勇獲生被數鎗時太倉千門萬戶俱成瓦礫邱墟矣方氏退兵僞將高智廣浦萬戶劉千戶始築城以禦之招流民以復業市之方隅亦不下二萬餘戶至正己酉歲張士誠遣元中丞蠻子海牙求歸附於江浙行省丞相達識鐵木兒以便宜行事除士誠太尉諸將歸正次第以授名爵方氏復集三州之舟師大舉來寇賴將軍呂珍率雄兵百人開門大戰殺賊萬人半涇大潮屍塞不流於是不敢復窺太倉矣至正丁未皇明隆興丞相魏國公徐達總大軍困張士誠於蘇州

勢若泰山之壓鳥卵張氏守太倉將士登海船悉遁市
隅耆民齋官印從降於丞相麾下丁未夏嘉定僞官張
讓烏合人民以應張氏藉刀牌千戶劉百潮遣三百餘
人越張涇一戰大破斬首從千餘人溺死者不可勝數
洪武元年設太倉衛二年指揮朱文率衆殺倭賊於沿
海軍威大振洪武十二年復設鎮海衛中分太倉衛軍
士以守吳東之連城昔張氏畏海賊之強仍移州於崑
山復塞致河塘之尾障海潮之洶湧開九曲河僅通太
倉東門於是半涇陳涇古塘等港五十餘年塞漲以爲
平陸是以田疇無潮水之利士民無販海之資此亦氣
候不齊之論矧今永樂承平之歲薄海內外靡敢不服

九夷八番進貢方物道途相屬方舟大船次第來泊太倉復舊之宏規老夫眊矣尙可企足而待也姑書以記之

太倉志稿引

明陸容

洪武間兗州太守盧公武爲蘇州志其時太倉初設軍衛衛治之外無可志也宣德間崑山教諭季仲和爲崑山志太倉事詳附焉正統以後太倉始立學校開科目仕進者輩出文物漸盛於昔矣則有景泰間慈利教諭蔣奎章備志之成化辛卯予以南京吏部主事丁外艱歸太倉讀禮之餘漫取郡志中事有關太倉者稍加潤色別爲一編前朝遺事則採楊東溪崑山州志陳延齡

太倉事蹟摘其要者足之近時新事附亦附以已意續焉名曰太倉志蓋將藏之巾笥以爲宦遊思念鄉土之慰居無何爲好事者取去遂致散逸者餘十年矣歲乙巳丁內艱家居點簡家藏遺書始得其初稿於故紙中然脫落幾半未暇求補乃復葺其存者成帙如左以俟同志君子擇焉宏治元年二月

太倉州志序

明 桑悅

太倉在元爲漕海要津市聲霍霍季世嘗遷崑山州治於茲迫于水寇州復故址我朝立太倉衛分衛填海控制三泖歲久介冑奮張黔黎莫又當道遂奏聞割崑山常熟嘉定之地立州以爲襟轄衆議艱於創業兼才倍

能始克有濟湖廣棗陽李侯名端字表正由名進士起家邑令擢柱史清德重望霄漢騰聲直道忤人至於三黜至是舉守是州侯蒞任以三邑民心甘辛異味一治調和政若鋤犁強者突封弱者沁灌剗高益卑俱爲平土又制立大防足以垂示方來庶務草創上遵前監察御史蘇州守新蔡曹公鳴岐成規下集同寅所長克殫心力剪剩補畸三易寒暑州治告成與坐享成功者勞佚百倍未幾卽以州志未修爲缺典禮請予至州專任其事志之所修猶州新立文獻無考搜羅採訪凡數閱月始克成編分爲十有一卷宏治十二年己未秋八月

太倉州新志序

明 祝允明

慎哉劉侯之作其州之史也其古之遺教乎書與春秋之志也都氏之筆亦有以成其志焉侯越人也字允卿以進士來三年政成而爲史都君名穆字元敬仕太僕少卿吳人也始州未建陸大參容作太倉志陳丞伸作事蹟其他散在崑山常熟嘉定三邑書李君端初守州卽屬桑倅悅爲志今書蓋總諸策而登黜之王生梁實贊焉其旨主簡核故寡失而可觀書成都且病革不及自叙故稍爲詳之

太倉考序

明張櫟

我太倉州幅幘三百里控弦亦以萬計視於古邾莒曹滕之國宜若過之其自分野疆域以至於民風物產之

古今異宜者猶不可無志也建治初先民通判柳州桑民懌氏據故實訪逸聞分門立類總志十有一卷其用心亦勤矣而或者病其質不勝文詳畧過當此吾友龔行素之太倉考所由作也其書雖以桑志爲主而更定刪削之功實多其門人孫希范復於桑志中削去其冗濫失實而不足記者若干事又於其所收之中削去其冗濫失實者若干事予淺昧蕪陋其然與否不可得而知也試卽厥祖考行實質諸鄉人傳聞之言亦例所宜書者也而不之書惡乎私舉一反三予固知此書之足徵矣因爲附其事於卓行傳而并書其槩如此於簡末云

太倉考序

明 龔持憲

越建州之三年州大夫李君端請先民桑悅氏修州志
吁州之志難修也是地古爲斥埃之區人文罕著甫盛
於元乃兩遭大盜屠焚之瘡併所著而亡之矣志何從
徵也永樂中陳伸氏頗集傳聞及所睹記名太倉事蹟
而簡短錯雜殊無足倚後有陸大參志爲優亦畫郊關
之內耳今茲編戶三百里桑能槩舉以成書厥功懋矣
然讀者往往不滿謂其負才疎闊致或可議而令予重
修之師友交贊予未敢也廼者偶值考索弗得有感焉
因爲參訪圖增葺之而動此牽彼筆意俱別乃自成十
三卷謂之太倉考

太倉州志序

明王積

嘉靖丁未太倉州新志成明年戊申春二月同知州事
浦陽周侯哀輯爲帙虛其首簡屬序於予予得而讀之
凡天文地理人事之紀肇自往昔迄於今茲域於方隅
而可信諸永久者不啻備矣乃作而言曰甚盛幸哉吾
州文獻之有徵也太倉有州肇自宏治丁巳迄今纔五
十年守更十九貳倅五十七緣幕十一而志且三易矣
初志出於桑柳州再志出於都太僕皆名流鉅筆歲月
彌久事緒日增失今不載後將無考此新志之所以作
也爲卷者十爲類二十有四益以圖考存其舊序體則
備矣昭遠闡幽闕疑傳信核而有文詳而不贅法則嚴

矣詳於辨川原釐賦役謹兵防表風節數事尤惓惓三
致意焉宛然史氏家法也是舉也貳守君自刑部尙書
郎左駕入婁得請於兵備憲使新喻敖公開局延賓引
繩發墨已有定緒矣而州守姚江周侯修觀典畢復任
周旋其間懇惻篤至未幾以憂去貳守君竟圖厥終任
筆削之責者春坊司直張君參考分述則州庠文學陸
氏伯仲也司直君以太史矩矱施諸里志敬愼周詳罔
或出入陸氏文學則皆世廸文軌積久未試其所稱述
咸彬彬可憑君子於此蓋可以觀衆美矣守曰仕佐貳
守曰鳳岐司直曰寅文學曰之箕之裘惟時州倅間君
儀金君江州幕王君德符樂志之成咸知翊贊是宜備

嘉州志 卷之三
書以詔來許

太倉州志序

明王忬

太倉屬吳郡濱海故無專置元當漕孔道國初因而設衛孝宗朝采撫臣議建州割常熟崑山嘉定三之一前
後代守阜養風勵遂以雄庶稱薦紳先生彬彬視他郡
過之先纂州志者七多好爲簡質未稱嘉靖中餘姚周
公仕佐繇進士來爲守踰之浦城周公鳳岐繇秋官郎
來貳守事奏政饒暇則相與按部考績而問志焉曰嗟
乎予司土之責哉夫使志不稱州峻城廣疆罔以表鉅
麗官師俊乂罔以紀往而察來夫責在予予則何敢讓
焉於是禮聘官直張先生寅暨文學陸子之箕之裘輩

朝夕從事若干月而志成惠之剗剗授簡監察御史王
忬使序之志凡十卷首建置沿革卒以遺文凡二十五
則文百餘萬言或疑過詳夫詳志體也司國史者有春
秋之筆將取節斯志焉

太倉州志序

明 周鳳岐

太倉服在海隅粵昔海運隆興文物鬯洽美哉名勝區
也國朝永樂間屢以天兵震疊東南諸蕃更通西洋則
此州實咽喉之地且屬要害聯衛建州特遣憲臣提兵
臨之制至備也所產豪雋後先焜耀德業文章蔚然名
世文獻豈遠耶年載日邈簡記缺遺間有志之懷見弗
同詳畧左異未可謂之成書已余毅欲整輯之會曉川

張太史素抱是心爰加敦請復擇同志陸生之箕之裘
十日事事搜蹟彙凡重以委余裁定櫟括公實任焉初
議崑常嘉定志可互見取事當遐廣體要法他志之優
者詞尙典雅評隲人物矢至公稿成或不易或數易唯
於其當偕州守鳳南周君各悉所睹記錯綜質訂時兵
憲蒙泉敖公尤勤是正獲受成云志修始自丁未春正
月及期而成觀志中建置戶產職官選舉人物諸卷書
有常法可無詮論其關於理道之大者太倉習風頽耿
振自樹財賦攸出政重農官河道聯緯豈啻七浦沿海
一帶湖塍葦長匪盡斥鹵疏堤之不可緩也常嘉壤錯
崇明沙懸故倭戍江防宜有遠猷明甚載考古蹟何今

繁省非侔然日登龐朴矣余學謝通博時見微議能於
茲有所發明耶讀是刻庶幾直核且實史氏之遺嗣是
君子睹文釋義按籍稽古作之述焉勒就精詳文獻不
遠寧不少賴此志之存哉

太倉州志後序

明張寅

序太倉新志有若虛齋王大參若思質王侍御暨吾州
貳守仰峯先生言之美斯溢矣則寅豈敢然有不能已
於言者廼復之曰嗚呼志豈易爲哉亦豈偶然哉寅自
丁亥歲謝政歸前守見湖萬公委以志事交議闢局未
閱月見湖改任去遂已嗣是弗克舉者又數歲仰峯先
生以刑部尙書郎出貳吾州政多暇豫式於文獻是究

是圖州志刻行有如桑柳州都太僕所爲者然桑務才華不暇遺事都值危病或托他手寥寥簡編括其梗槩觀者少之惟龔氏太倉考爲近而未梓故前所不載後所未修者奚啻數倍仰峯先生因屬寅重緝之周守鳳南先生入覲歸謀益協兼得陸氏伯仲文學之士乃彙集崑嘉常三縣宣德成化間志本及搜閱典籍摹搨諸解宇金石之文訪之故老參之羣議朞月而書成爲卷十目二十有七附二十有五簡帙重大釐爲四冊冊凡百餘幅視昔加十之七猶懼未悉也太倉當天下海道之衝如運餉以足國通番以威遠而朝廷東南憂顧迄無寧歲豈他郡邑比耶此寅等仰承作者之意必使事

無遺蹟物無遺軌人無遺善官無遺政耳無遺文目無
遺見光前信後以俟司國史者採擇於茲焉是故紀載
之詳戒畧也分類之嚴戒紊也去取之公戒偏也貴勢
不怙親睚不比疎遠不忘議論不惑愛憎不任戒私且
小也然豈敢執一己之見哉要諸人心之同然者爾已
矣振一方之墜典使文獻足徵鳳南仰峯二公之功於
是爲大維倅及幕則閣君儀金君江工君德符咸與聞
之

太倉州志序

代知州劉彥作

明張溥

婁東之得有斯志也始成於李公繼詳於劉公嘉靖之
季復有餘姚浦城兩周公爲之戮力究職一方之書獲

有完策而邑之搢紳大人與其多聞之士若桑都龔張諸君子實與有勞而考其文之發原則維陳陸二先生之書先舉其綱所以整齊采刺者不其難哉予來茲土有年矣人民風物若與之習及沿索誌文則零剝日遠多不可識心竊悲焉夫盛衰治亂無之非時以婁東之形勢言之在三國時已有惠安鄉之名武陵橋之倉久而不著及乎元而始有朱清張瑄爲之營卜邑成萬家遂陞爲州可謂盛矣而方張之亂遽焉邱荒後或立衛治或附他邑而宏治以後竟名大邦峻城深池文學顯於天下抑何前後之異規也觀三方土之變則書之廢興因乎年歲曷足怪焉然成書在昔而使之闕沒不修

亦守者之責也余是以重合前文糾其散謬爲之定次以通達於世庶幾作者之志乎雖然州肇於宏治之丁巳迄於嘉靖之丁未止五十年而志凡三易前此之敬慎其爲者又何至也立於今以觀嘉靖之間爲年八十有餘而軼聞懿事一無所列昭於近季設上有太史之求將謂之何斯尤予之所不忘也時崇禎己巳

太倉州志序

明 錢肅樂

受先張先生博學洽聞所著述海內無輩顧自以生晚季時俗缺失不一釐正之流其何底爰取州志修葺舊志止嘉靖之二十八年茲迄今上之十五年上自國典下迨里言訪諸遺書諮諸故老搜諸異聞其考覈也宏

其序事也當其立法也嚴其宅心也恕凜凜乎太史之遺風矣今讀其所志一曰封域志創始也二曰營建志興替所兆也三曰官師詳於治人而後法可立也四曰學校登其堂守其器清其田則禮讓可興也五曰風俗志古道以正今趨也六曰選舉志盛也七曰水利州以水爲國民以水爲命荒畧弗事飢寒之本也故重之也八曰賦役志經費所出也九曰海運志太倉由名也以循故道以備不虞則忠臣之志也十曰防兵婁瀕海多盜練水師習險要門戶之慮也十一曰海事志亂始也循始以知終修救之道備焉也十二曰名宦蒞茲土者可以興可以觀也十三曰人物志往蹟列前美君子以

無聞爲惴也十四曰藝文志蹟也十五曰瑣綴小道可
觀小物克勤胥是志也嗟乎此十五卷中土俗之險易
吏治之臧否民風之苦樂國計之盈詘時事之緩急士
大夫之奢約武備之盛衰皆爛然有考第執一編以登
堂皇若握明鏡不買其面若坐指南不顛其輟豈與稗
官小乘傳說虛妄誇我土風耀彼觀聽者等乎哉若余
小子不敏敬因職掌佐理賦役志一卷則狐裘羔袖必
有能辨之者

太倉州志序

國朝 朱士華

余承乏婁土以簿書之不閒圖籍掌故未遑蒐討
今上加意文獻有纂修通誌之旨 詔天下職方延

名儒分給筆札發凡舉例裒較諸郡邑誌太倉州志宜
犁然具矣問諸典者書旣成乎曰未也舉前薦紳張南
郭先生與前守錢虞孫先生所訂舊志以眎所鏤版又
朽腐不全文字多漫滅不可辨余爰命梓人補其脫落
誠不忍昔賢所用心者至於編殘簡斷而不可觀也蓋
志之完虧乃當時得失之林也天時地利民風土俗鮮
有數十年不變者筦鑰一方隨宜消息凡氣候之贏縮
山川之險易衣服飲食之奢儉言凶賓嘉之隆殺展卷
之際不下堂而方隅在吾度內非是志也孰由察其所
以然乎是故援前以證後撫彼以絜此未可以其舊聞
而忽之也余竊覽其件繫志目凡十有五識其大者則

封域營建官師學校風俗選舉水利賦役海運兵防海
事名宦人物藝文之屬是也識其小者則以瑣綴終焉
他有作者靡所凌越已夫舊志昉自勝朝之宏治迄嘉
靖戊申而備迄崇禎壬午而又備 本朝車書一統
三十餘載宜踵事加詳者何限可不思其所爲備矣乎
南郭虞孫兩先生留心睹記刪潤再三曩者非有功令
督之於前也乃勤勞鉛槧唯恐不及今奉 詔屬草
宜何如哉余解綬行矣勒新乘稱 詔令端賴於將
來牧此邦者若夫斤斤鐫補殘闕以是爲功余又何敢
康熙十七年夏五月

太倉州志序

國朝 黃與堅

自分建郡縣大小相維今與昔荒雜而無紀不得不立志以統之然或率臆有作詞繁指晦比於稗雅之爲亦不足以昭典章垂後世

皇清誕興車書一統命各

省纂志以進州大夫張公長庚延某董太倉州志事某固辭不可起而歎曰州志自桑公悅張公寅張公采纂有三以三先生之材識或考焉而未詳覈焉而未當況某乎雖然志其猶可爲而無以已也太倉割地於崑常嘉三邑而成州州之志故三邑之志也當其始州大夫李公端博采舊聞而舉其廢墜善已顧庶事草創未之詳核若遂昌鄭元祐徙於杭寓於吳曾一居長洲之東於州無與他勿之論矣顧瑛之玉山草堂在崑山西綽

埽之苦涇或以太倉苦涇之誤指瑛爲州人其諸紕繆率類此而人之耳食者不懼乎今以地爲斷而後以一州之掌故與夫先生太人所傳述件繫而條次之庶幾傳之後世有所稽考而某之涇涇乎此無復有苟焉者其亦猶行古之道也志凡二十卷可書者鉅已具載某不敏總厥成參訂者吏部進士王子揆摺其類而授之某者諸生盛子敬曹子煒郁子禾顧子湄也

鎮洋縣志序

國朝 趙錫禮

太倉州以新升直隸又分其地之半爲鎮洋縣與嘉定寶山崇明並屬於州時州志僅存張南郭舊本而縣志闕如司土者權宜補綴以應未聞有起而載筆者也邑

長介巖金君初下車卽以修輯志書爲已任然事當剏始未能猝就越四年乃設館於學宮延訪紳士之有文譽者共爲編摩今已成書而付梓矣余惟鎮洋哀然新建首冠四邑且地居附郭舊爲州境故其山川原隰繡錯帶縈表形勢之雄彰廣輪之數卽向者州之封域也城池廟社廬舍市廛爲神民之所憑依而棲托者卽向者州之營建也陂塘之灌溉戶口之增耗井疆之變更征徭之繁減卽向者州之水利賦役也宮牆巍煥禮器臚列生徒賓賓揖讓進退於其間者卽向者州之學校也營衛之制以嚴守禦以資飛輓者卽向者州之兵防海防漕司也封疆著績民社宣勞甘棠可思流風未泯

者卽向者州之宦績也昔人遺址名勝猶存可以俯仰
憑眺者卽向者州之舊蹟也地靈所鍾英賢輩出大之
道德功名文章風烈小之一材一技均堪不朽者卽向
者州之人物也至於因時立制循列舉行如官員之增
設公廨之建造科目之登選旌典之表揚其在分縣後
者專以繫之縣而州無與焉此則作志者之大畧也余
以去年冬來守是州值署州事王公集四邑之圖籍將
修直隸志不果而鎮洋縣志則金君獨肩其任採訪商
榷悉由手定余方謂四邑之志以州爲總瀝而州之志
又以鎮爲先聲俟其旣成踵而修之庶有破竹之易而
收趨壑之功也乃編輯甫竣余復被命擢守安慶

之官已有日不及如余之願矣猶望繼余而來者次第
修舉由鎮而嘉寶而崇以彙於州擷四志之菁英成百
代之文獻則鎮洋一志正所以爲異日州志觀成之藉
也金君之功亦偉矣哉瀕行筆於簡端以質諸後之君
子

鎮洋縣志序

國朝 蔡長溪

邑志與國史相表裏史合天下而志之志分天下而史
之其事其文其義皆從同故必人具三長心矢一公而
後可以信今可以傳後任亦綦重矣哉鎮爲婁東新分
邑邑志缺焉分巖金君以名進士來宰是邦慨然引爲
已任舉凡上而星野中而人物下而山川以及賦役海

防水利政治學校列傳藝文諸大事罔弗條分縷晰如
列眉如指掌又復徵獻徵文大集鄉先生以及紳士十
餘人或分纂或總裁或草創或潤色更得前州趙公綜
其事攝篆李君章君相繼董其成殫精竭慮累月經年
功亦勤矣茲志告竣將付剞劂氏余適來署州篆金君
出其志稿相質証且索序於余余見其分門別類綱舉
目張規模炳然條理秩然因革瞭然功戒昭然經濟爛
然文章蔚然雖一邑之章程允作千秋之典則斯志也
實可與史相表裏也因樂得而序之

鎮洋縣志弁言

國朝 金 鴻

余承乏斯邑忽忽六易寒暑矣因念邑之析自州也幾

二十年載乘闕如心實憊焉先是集邑之人議所以修志者或以鎮爲新造邑度川原以分疆域則壤地以物土宜別風俗以乂民人經始之謀咸於志乎是備謂邑志之修宜剟而不宜仍以鎮故州地圖籍土宇猶存舊章援昔可以考今撫彼可以絜此謂邑志之修宜述而不宜作而吾以爲鎮邑之志匪獨繫一邑之修廢而已蓋鎮邑爲州志之分而州志爲四邑志之合也州統屬四邑而鎮爲之首脫無鎮志則缺畧未備是則志之難成也鎮新肇於州而州與壁合脫無鎮志則分合未明又州志之難成也吾故以鎮邑之志匪獨繫一邑之修廢而當爲先務之圖者厥惟在是鄉薦紳毛侍御之

王顧行人陳時良史才也余以是意告二先生

曰然余遂不揣發條起例舉綱張目分爲門者凡十有

四中分爲小類者凡八十有五禮延紳士之淹雅者開

局編摩共襄其事而州志亦同將事焉時大中丞王君

署方自京師歸相與綜攬其事而董其成廼於各門類

中以紀恩賦役屬王富陽良穀封域屬程榆社穆

衡選舉屬王懷遠賓金中翰章營建舊蹟藝文屬毛孝

廉詠邵孝廉嗣宗學校屬文學曹扶蒼兵防海防職官

宦業漕司屬文學顧衍水利列女屬文學王嵩雜記屬

太學徐康又益以朱孝廉錦如文學王安國王青以訖

其事至人物一門則與局者皆得分類纂輯去取之際

公諸鄉評而州憲趙公錫禮主持之然總歸侍御行人
二先生潤色以成也開局在癸亥之四月迄今甲子之
九月凡十有七月而告成遂付諸梓若董監志局而始
終其事陸孝廉陶齡金中翰燾其功益足多云

練川志序

元 楊維禎

吳郡東南大都爲其屬邑有嘉定岸海爲州與崑山隣
卽古之嚳城也有太伯季氏之高風言偃氏之文學故
其俗重道義尙文雅至正辛丑春予客祁上邑老儒秦
良氏來謁首出其先人道山所編練川志一集載拜曰
此先人手澤也其編載一邑古今事實戶口田賦土風
物產寺觀學校營築倉庫祠廟園亭奇聞異事無不畢

備先子沒是書未顯願先生賜之首序將梓以新矣辭
不獲則爲之序曰國史者天下之史郡乘者一郡之史
也秉筆者無史材莫強措一詞子之先竭精疲神以成
是書歿四十年而子能繼其志可爲孝矣昔石湖范公
編姑蘇志功與國史相表裏道山父子有志於是參以
作者之軌轍則是志也可以續石湖之筆矣予聞范書
因譁者言閱四十年始得於其家而後行今是編亦家
藏者四十年數亦適相符異哉予雖不識道山閱其所
著書有格物擇善錄易經史斷棠陰政績武事要覽詩
有忠孝百詠可以想見其風采幸又得見後人如良者
以其集請豈不願廁名其間故書其編以歸之

練川圖記序

明都穆

古者列國皆有史官今之縣視古侯國其志猶古之史也夫志可以史則法宜簡嚴後之志郡縣者鮮知出此識者視之固以爲謄吏牘耳嘉定爲姑蘇劇縣一名練川元至元中有秦輔之者嘗草創縣志迄今餘二百年而紀述闕焉知縣事涿鹿陳侯淵圖修輯之乃以其事白之部使者莆陽李公廷梧遂屬筆於穆而邑士沈湘家藏秦志多知故實復能有以贊予前列以圖爲卷凡二總萬有八千言

龔志舊序

明龔宏

按創縣宋寧宗十年至元順帝至元六年歷一百四十

七年邑人秦輔之始作練川志逮今又一百八十一年
更無續之者老者失傳則少者無聞致上下三百餘年
之事日淪沒矣後有慕古君子奮起例以老者失傳之
罪罪之在余惡得而辭焉乃上稽下察元以前踵秦本
入國朝其體要一遵大明一統志也積久成類將以待
知遇者洛陽蔡侯淑仁以名進士令斯邑一日謂余曰
顧安得志之詳乎余出稿請校之俾余爲序夫地

志昉於禹貢周職方然特紀其大至秦郡縣天下歷代
相沿始各爲志世之有事於此者不曰續曰修輒任作
者事擅一己之見筆削千載以上之紀述余何諱焉噫
余修久缺之典誠有待於今日侯爲允躬實蹈之書取

而刻之又有待於後之官師土著之人二者之論君子必有取焉

浦志舊序

明 浦南金

國有史郡縣有志凡以書因革之變採褒貶之權發幽潛之光垂久遠之鑒其義一也吾嘉舊有志輯於秦輔之氏所載皆宋元時事正德初有都氏志嘉靖初有龔氏志蓋歷三紀於茲矣文獻無徵後將何述我邑侯見峯楊公蒞吾嘉之又明年政通民和百廢具舉志之所由作也乃不鄙屬筆于余辭之不獲廼取二志而參之伍之增之損之以彙成一家之言若夫例論筆削受成于見峯公而訪求蒐輯則諸君之力居多凡五閱月而

梓書告成

嘉定縣新志序

按舊縣志作錫爵序今在緱山集中當係衡代父作

明王錫爵

淄川韓侯來尹嘉定膚敏廉清次第修廢决壅爲嘉民
百年之慮蓋初猶稍稍別白禾莠以威稜佐道化三年
之後鳴琴而四境治矣乃以刃割之暇與二三耆俊討
論邑志而手潤色之凡五閱月新志成余受而卒業蓋
愀然發古今之愾焉夫邑里之時析時合時耗時實也
與世遷者也遡嘉之遺蹟健將揚旗之壘飛仙舞鶴之
墟尙且塞爲榛塗化爲闐闐而况津梁堙宇廢興由人
者乎若存若亡有掌故在抑吾猶記二十年前之嘉定

也丁壯棄產而逃彌望甌脫今高原膾膾農趾錯而屋櫛比矣問何以故則曰田賦之有則也徭役之易充也我吳蓋自周文襄平壤而後代有興革諸繁苦浮淫之竇漸剗漸平漸減漸輕譬如負千鈞而趨者遞而減之如役至于條編賦至于折色而賢牧伯之所調停良父母之所營畫幾無餘力矣侯又以善巧方便與民變通凡籍于書者皆口嘗而知辛鹹手揣而知輕重後之來者奉爲矩程參伍焉而不輕變法雖百世可也惟是民情土俗其爲化也密移易知而難名爲志者第能紀其風土節物之舊點綴面目而已要無當于神理蓋昔王文恪之志姑蘇曰蘇民西近華東近質濱海之民多悍

夫質與悍則嘉定似之矣俯仰百年以來風靡波流非但醇酒之味醕卽烏堇之毒亦漸以薄矣而其大畧猶可慨見余聞之外大父嘉定當宏正間里中大豪引蒼頭盧兒牽黃臂蒼騁而過里婦子皆走匿甚至有把官吏短長持白梃而擬其後者而今大家畏小民如畏蛇虎其敢訟勇鬪輕犯法者止草竇之無賴耳悍不啻且馴矣惟質則尙存第見吾里以西奇冠冶服靡日不新流言飛文無脛而走問之嘉嘉不知也洞庭之珍吳江之鮮朝而東下筐筥立磬過嘉之市而不問也士人務爲新聲一唱百和又或飾交遊課元虛以博名高往往得志去而嘉之儒宿抱其嚶嚶好古之志卽窮老而不

悔也仕宦者甫釋蔬蹠置田出息遍境外而嘉縵紳之
產多不踰中人其列肆以遊居積而牟利者皆僑客也
蓋其志拙於爭時甲第之盛物產之豐不能與他邑爭
勝所自來矣夫民亦何厭之有以蕞爾僅存之質而立
乎聲華之間濃澹相形貧富相耀而有如長民者聽其
自化不堪之以分義申之以勸懲卽嘉又能長保此質
乎夫以齊風之大也聖人刪詩而次以魏唐卽葛屨之
褊心蟋蟀之勞苦而猶有取焉若曰救大國之奢必以
小國之儉救沃土之逸必以瘠土之勤今吳俗偷矣華
不已而侈侈不已而僭又數十年後無論他邑不知嘉
之爲嘉尙有先進遺法可以爲四方則不韓侯曰救政

者于已形于已敗一弦未安卽更一弦志可考鏡也救俗者于未形于未敗夫吾旣表而樹之矣時浸漑而觀厥成則以俟後之君子

嘉定縣志序

明韓浚

不佞筮仕茲土於吏治亡當私計吏不習事視已成事掌故記乘法戒昭焉因索舊志閱之志故脫畧且距讐校之日遠卽幅幘無改而其間風俗之隆替時事之變遷政令之沿革建置之廢興有難同日語者十之九矣不佞何所藉以習事及覩所謂官師考者益用凜然夫自宋至今上下數百年而傳循吏者抑何寥寥也其中敗德失政者卽不爲置傳或附見他事或微致隱詞身

後之誅惜於斧鉞不佞實寒心矣夫人情惡誦甚於慕榮遠有所師不若近有所鑒是用謀之縉紳暨諸文學共襄茲役因與之約毋猜毋疑毋阿毋黨罪狀盈積不妨于單詞事蹟昭彰不嫌于直指暴其短者愈甚昭其鑒者愈嚴此不佞一念不敢自安之心與不敢自文之心所期與後之人均任懼者也若隸斯邑者在國稱典刑在鄉稱耆碩所詎勉好修以不辱茲役者豈其不與不佞交致其懼哉

嘉定縣志序

明龔錫爵

世廟初先大司空修邑志蔡侯淑仁校而梓之今上乙巳韓侯復事纂修爵也不敏猥辱命厠校讐之役蓋司

空以前有志矣而簡畧未備司空而後非無修者而蕪穢不文司空蓋言之矣爲志者不曰續曰修輒任作者事擅一己之見筆削千載之紀述末學師心自用大率坐是此浦志所以多遺議也韓侯以草創討論屬諸賢而手爲刪潤每事各有論次其議正其辭雅馴鴻猷淵蓄足窺一斑視昔司空所撰直益彬彬矣夫邑所重有三曰永折水利風俗侯之所繫神而注思有溢於志之外者乎初部議國課完則漕折可永不則仍復爲漕而邑之逋負者不少也侯始爲條編之徵必令完及其數然後於官布稍緩之其意豈不欲槩緩哉必如是而後永折可無變耳所謂寓撫字於催科者也勸農之道多

端而邑地高亢故水利急焉重水利乃所以重農也侯
曰河濬十年不淤者民受全利五年者利害半三年者
徒擾已耳擾民而吾忍乎故其濬河獨多且深廣可貽
永利比歲屢登汙萊盡辟復熟者萬計田價翔踊三倍
昔時濬河之爲農利抑何彰明較著也獨奈何農愈利
則田愈貴則挾贖而爭訟者愈繁侯于是嚴爲禁制一
時敝民罔敢不惕息以奉約束亦旣靡然知所嚮矣而
移風易俗固非旦夕事也勝殘之化必待百年安得借
我侯長子孫於此侯是以不獨身爲之教而又垂之志
以昭永鏡蓋爲是三者久遠計何殷殷厚哉

嘉定縣志序

明
時偕行

吾嘉邑志重修於嘉靖丁巳迄今四十有九年矣潞川韓侯以名進士蒞政之六年治具畢張有感於邑志之曠闕也喟然歎曰邑之有志猶國之有史也史以有稽而原委可覈志以籍去而弊竇日滋修之曷可已乎於是開館聚彥別類分掌俾各殫其見聞獵幽微蒐佚正舛訛核名實自宋元以及昭代咸撫其可徵者而定之輿論首疆域終文苑共二十二卷新故畢該文質具備偕行鄙陋不能爲役幸得寓目而竊有感焉邑不產禾故利禾折邑土潮淤故利濬河二者民所藉以爲命者也上旣舉行而得安其田里矣第俗尙奢靡刁訟蠅起少侮長賤凌貴宦斯土生斯鄉者欲樹之表儀納之

軌物去刁爭欺謾之習而還禮讓淳龐之風非賢哲孰能當此者乎此韓侯修志之本意而吾黨所當共勗者也

嘉定縣志序

明 須之彥

余憂居之明年會邑有修志之役邑侯猥以余從縉紳後令濫竽其間顧余生也晚往事遺蹟得於目擊者少而故老傳聞野史論述事在有無問者又不敢以未信附會所藉老成在事博采精收循名責實不憚拮据以襄茲役邑侯躬爲主持斟酌損益多所釐正俾成一家書舉邑實邀惠焉顧私心不能無慨於中者吾嘉故稱朴茂士生其間雅知自好一有不類若無以自容以故

吾鄉之清議亦較嚴至刻覈之過幾無全人追數前輩
勲名事業所至赫然有聲或尸祝生前廟食身後而終
不能滿鄉人之口卽志所載可具觀已寧鄉邦異轍出
處殊致所爲持論之嚴固不易許可也蓋人情狙於所
安警於所惕觸目激衷鑒往懲來不得不用是加惕茲
以先輩之懼勗諸鄉異日者以韓侯之懼勗諸邑則余
之藉手茲役也獲益實多矣

嘉定縣志序

國朝趙 昕

今天子御極之十有二年承平日久庶政修舉薄海日
出罔不率俾天下大一統蓋前此未有之盛也閣臣請
修疆域一統志以昭

聖治無外且察貞淫奢儉長吏得奉宣

德教與民

一道德同風俗用意甚厚疏上

報可十五國翕然

珥筆備采擇焉嘉定僻處東海實三吳之隩區自有宋
分割練祁爲縣襟江負海轄地七百餘里人民和會商
賈輻湊其鄉士大夫君子長者多修身飭行蔚爲文章
其小人肅而愿文而有度頗稱易治然習俗曰移貧生
於汰往往樂逋公而輕犯法前志載之詳矣

皇清

鼎新大化濯俗彤勝上風不改而興革沿置不必盡同
前代且邑志自萬歷乙巳韓侯重輯歷今幾七十年書
缺有間無以備邑乘示後來曩以承乏己酉到官紀綱
初定卽以增修邑志申請各憲俱荷忻俞於是廣搜幽

討此邦耆彥相助爲理閱春而秋告厥成焉補七十年所未備追韓侯而上溯於宋元有美必書關於政治風化者必錄嘉定土不宜稻棉豆爲秋所恃水利屢疏屢澮涇支浦派纖細尤剖雲雨蓄泄覽如紋掌志視他邑較有補百世也

嘉定縣志序

國朝何平

夫邑之有志猶國之有史前人已詳言之然志之所以異於史者史以徵天下國家之大志以紀一鄉一邑之近其於土風民命尤詳且切也嘉邑吻海而脊江似乎宜稻矣然地多磽陿濱海之田間一蒔稻鹹潮之害稼風潮之漂沒歲不能保其必無也則爲之上者非不勸

農而不能要其歲功之必成是異於他縣者一其川涂爲海潮出沒之區淤沙易塞幸

聖天子重念東南水災特濬瀏河吳淞二江然二江母也支河子也非支河悉治則水不得達是子背母也顧民力有限雖歲有輪甲開濬之勞而通邑不得盡沾枯槁灌田之利爲之上者卽用民力以治水而水利常不得溥是異於他縣者二乃他縣猶沾沾於嘉定者曰嘉邑以產棉故獨得折漕不知嘉之栽棉非因沃土爲淳鹵也木棉與稻物性不同雨暘亦別棉之畏久雨也甚於早在夏則草竊在秋則苓壞是稻之以水爲利者棉以水爲害而夏秋之交颶風忽發挾雨爲災則禾可

無虞花莖全折乃爲之上者不能使之不種棉又不能保其如種稻者之多熟而少荒是異於他縣者三有此三異而歲入之數加漕之派獨倍是一困也官布之爲數獨繁是二困也折漕之銀不與他縣漕限同徵而開徵于春夏是三困也然則地方之肥瘠與夫居官者之難易不大相逕庭也哉獨我雪嶸趙侯以曠代之才蒞吾邑極疲劇難治之地五年之內百廢具興於是合輿論之公聘邑之有史才者孝廉蘇子與諸生之素稱博洽通經學古者六人自癸丑仲春開局以迄孟秋三閱月而工竣由是八十年來未修之志一旦可以垂久遠而昭不朽孰非賢侯一人之力哉旣修之後按籍瞭然

錢穀之損益何以必無偏累戶口之增倍何以永不彫
殘地方之多荒而少熟何以處凶歲而不困米粟之仰
給於鄰封何以遇年飢而不匱攷三異之迥別於他縣
則民入有限按三困之獨萃於一邑則民出何窮其何
以補偏救弊於永久庶良法美意以此志爲折衷焉

嘉定縣志序

國朝

許自俊

今上御宇之十有二年矢其文德車書一統命各省纂
輯通志以成一代之典章趙公雪嶠以世家名進士來
宰茲土政興人和百廢俱舉祇奉功令攷核成書念民
生之何以日促賦式之何以日加物力之何以日耗人
文之何以日敝忠孝節義之何以日墜於上聞所

當一一按籍而求也乃延名儒若蘇子淵汪子价陸子時隆潘子潤馬子舒侯子仿徐子麟定數輩分曹編輯家收戶採廣詢博稽人盡三長稿經五易而侯躬爲總裁幽光未闡潛德未彰者悉錄而載之以誌不朽此又三靈之所共鑒五際之所長宣者也嚆爲吳東門斗杓盡於此雲漢所尾閭文明於此初啟焉自昔先民多窮經治古家自爲書故其苗裔尙與襄斯事吾聞原田之銘曰民有寢廟獸有茂草言後人得所依也邑志成而爲民之茂草也多矣侯將俎豆於斯奕世奉寢廟焉用爲之序

嘉定縣志序

國朝 闕選

天子御極十有二年誕敷文教海宇率俾爰命各省群
邑纂輯通志以成一代典章而邑侯禹航趙公蒞嘉五
載將報卓魯之績適會盛舉謂一邑之事如山川土田
兵刑錢穀民俗之貞淫奢儉吏治之隆替興革非鄉邦
耆舊不能盡悉因於紳衿中招延博通典贍者共襄厥
事彙聚講堂分曹互訂而侯於簿書稍暇手自披閱起
自春仲至中秋而成書比之前志爲詳而該朴而贍典
雅而不靡質之當世傳之來茲彬彬乎質有其文洵一
邑之良史也夫吾邑自甲申乙酉以求初困於兵火繼
傷於水旱室無蓋藏里鮮絃咏自侯下車以來勞心撫
字雅志作人郊野漸有起色比閩咸慕詩書六月中侯

奉憲檄考校應童子試者多至千餘人較之三年前侯
初次校士時數溢三倍非侯勞來不倦有以興起其閒
而能一旦至是哉夏秋間旱魃爲虐農且輟耕嘆息而
侯朝夕步禱神色不懈誠之所格甘霖四澍旣沾旣足
今歲且書大有焉而邑志適成是侯爲嘉民色喜之時
而亦嘉民爲侯稱慶之日也然嘉民有憂而莫釋侯亦
爲嘉民蒿目而無可如何者無如加漕一事夫嘉不產
米而止栽木棉其利入至爲纖細若隣封之米價稍昂
則嘉民坐困然嘉民不至於流亡者以折漕也今折漕
而忽爲加漕始于一二奸胥蠹弁之所構而竟成廢病
不可療之疾如賦額常供之外歲增金錢二萬六千七

百有奇以一邑額外之輸足比他省數縣之賦民膏有
幾長此安窮勝國時去兌漕而折漕者以鄰邑之賢相
當國而嚮之縉紳有位至宗伯有身列掖垣者後先抗
疏紓憂桑梓故民得去湯火而就衽席今本邑仕宦寥
寥前此者或放廢或退老後此者又甫登仕版一二十
年之內孰有繼武前哲以拔鄉邦無窮之隱痛者惟吾
侯吏嘉之久愛嘉之切知嘉之利病最詳且悉早膺異
數在

帝左右以爲六百里生靈請命是嘉民之所禱祀而祝
者而亦侯之所不得辭者矣

嘉定縣志序

國朝
周陳俶

癸丑春余遊京師驅馳梁宋間在魏地者久之問其邑
賦止四萬有奇俗樸而民淳訟庭鮮跡爲長吏者可卧
閣理也余慨焉太息吾邑自常貢外卽加漕官布二項
增五萬有奇視魏邑正供殆過之民疲於征賦而俗健
訟何也蓋因大江以北賦簡而民盡力於稼穡其恒產
足以養生鮮務戶外所以獄訟衰息三吳之民嘉邑最
貧而歸訟更甚於他邑者良由畝畝之所出不足以養
其生黠者不能安于窮餓競刀錐之末扞文網而不顧
由是獄訟繁滋征賦益累長吏窮晝夜竭知慮以理之
而恒不足余嘗欲著末議附邑乘後以備觀風之采適
孟冬返故里見邑乘續修將竣取而閱之七十年之內

凡風俗之盛衰人才之消長民生之休戚財賦之重輕水利之通塞莫不綱舉目張首訖瞭然益嘆我趙侯才膽姿敏兼人十倍雖膺劇邑恢然有餘于六百里之利弊如燭照數計故能延集一時博達之士晨夕商榷勒成一邑信史其于田賦水利又三致意焉余嘗謂邑志之大不外田賦水利人物藝文四者惟吾侯於財賦損益之際標其年月揭其數目閱之者一以爲長沙之涕一以爲監門之圖其有補於民生國計豈淺鮮哉

嘉定縣志序

國朝 程國棟

凡記載之書創者每畧而疎繼者每詳而密自古迄今類然矣縣肇自宋嘉定十年丁丑以年號名縣迄元秦

輔之作練川志明曾魯修之二書今不可得見都穆撰
練川圖記其自序云志猶之史法宜簡嚴後之志郡縣
者罔知出此識者以爲謗吏牘耳其意倡主於畧然古
人著述貴豐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詞夫詎專以畧
爲尙都之所記正嫌其太畧耳厥後若龔若楊若韓入
國朝若趙若聞積而加詳有不容已者但貴詳而有
體彼長吏去思之碑時流咏物之句累牘連篇果何取
義國棟於斯志承昔賢之舊續以近數十年所見聞恭
惟

列聖覆露羣生嘉定海隅被澤尤渥大興水利蒙永賴
之休屢減浮糧免橫征之苦所當大書特書又因戶口

滋多吏治繁劇分東境立寶山縣則版圖兵賦人物事蹟亦當分晰在旣分以後者固不贅矣而故壤或有與現隸當並存者特於並載之中註明分轄之界非以求詳實難過畧獨於冗濫慎之又慎庶不至貽譏蕪穢昔賢偶有疎處考證苟確急爲更易闕者比而較之可以共鑒矣乾隆七年春三月

嘉定縣志序

國朝 顧棟高

程侯令嘉定凡四年政寧事和民獲蘇息以縣旣分析寶山且前志已經五十餘年不可不及時編輯乃另立體例爲卷十有二爲目七十有七未及成而侯移任淮安之鹽城請於上官願終輯以蒞厥事上官嘉其意許

之越五年爲乾隆之王戌始克告竣侯之爲此書也集紳士誓諸神明務期實錄縣境水道有變遷之或異則列新舊二圖以詳其原委邊海營汛以新隸實邑而界分別刪去不錄以清其里至考核真矣編年紀月表諸涑水大書細書仿諸紫陽藝文則僅存書目盡削汗牛充棟之辭人物則嚴覈品題絕去耆碩濫觴之日體例嚴矣其傳先賢也或分或合簡潔雅慕班陳其搜野乘也覓事瑣言典贍同於新語有關於利病者罔弗錄徒托諸詞藻者槩弗登叙次精矣而其最大者其一謂吳淞江爲太湖全流所注宜專力濬此以洩東南水害劉河特爲之副而以明夏忠靖公專濬白茆掣吳淞江之

水北達婁江棄直東百三十里之地不復瘠者爲舍近
圖遠其一謂嘉定濱海高亢地不宜稻明萬歷十二年
改爲永折而民始樂業明季議半兌而民已惶駭一時
之奏疏條議無不備載又以秋糧已經折色則漕額目
宜全蠲匠班攤入地丁恐日久漸忘其朔是皆有關於
生民利害之大故述往事詔來者一編之中三致意焉
譬如扁鵲視病洞見癥結標出示人後之臨症者但按
斯編而考之檢陳方理故疾不必博求廣詢而已可起
數十百年之痼活億萬生靈之命則是書之爲功鉅矣
侯名國棟以烏程籍登康熙癸巳賢書今爲鹽城令時
壬戌下浣

直隸太倉州志卷六十三終

直隸太倉州志

卷六十三終

卷

直隸太倉州志卷六十四

舊序二

寶山縣志序

國朝 陳大受

寶山分自嘉定歷二十載志乘未備乾隆八年秦州趙西來宰是邑與諸紳士共舉而修之本嘉邑舊志復旁搜博采釐輯分增延友編訂分爲十卷閱三載而書告成竊嘗謂縣之有志猶國之有史所以紀善惡寓褒貶樹風聲鑑將來非但爲記載之虛文已也且夫導民成俗端賴風教寶邑地處邊海俗悍民頑久稱難治然邇年以來時和年豐草野盈寧魯論云旣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當斯時也守土者之責唯在興行教化耳余觀

趙令之新志其所載土田賦役物產形勢營制風俗類皆不離乎嘉定舊志而於忠孝節義之事表微發幽懇懇然諄諄然獨加詳焉殆亦托記載之文爲立教之一端乎余自撫蘇以來赴寶邑查勘塘工者再近奉

命閱兵吳淞吳淞卽寶山治由上洋陸行數十里至吳淞途間所見村舍聯絡綠樹掩映中有蒼蔚之氣其溝塍鱗集嘉禾茂密碧黃相間如錦士女之出而環望者熙熙恬恬秩秩循循余茲欣焉斯正教化可施之候也余於趙令有厚望焉

寶山縣志序

國朝 崔紀

嘉定之爲縣也昉於宋其陞爲州則於元復改爲縣則

於明而析其半爲寶山縣在 國朝雍正之三年蓋嘉定爲江南之東境北瀕於大海海舶之所通卽奸宄之所聚自明以來號稱劇邑又其幅員甚廣賦稅甚多非一縣令之所能治故析其半爲寶山獨是邑旣新分則凡疆域田賦職官人物與夫古蹟機祥寺觀邱墓民風物產之隸於新邑者自不得因循苟且仍混於嘉邑舊志此邑令趙君寶山縣志所由作也君爲秦州名諸生以才能薦舉積勞議叙得寶山邑令余昨歲視學江左而君循良之聲籍籍遠近進見時惟縷述地方利弊民生休戚不去口余固知其能以經術飾吏事矣歲暮復郵寄所撰邑乘索序於余余讀其志而分門別類按部

就班咸井然不紊燦然可觀君雖不自以爲能而讓其能於朋友之搜輯都人士之商榷而要之採集衆長折衷盡善非君不爲功余於是知其考核之精是非子奪之當必有無愧乎古之作史者

寶山縣志序

國朝 趙 酉

寶山舊屬嘉定地處海濱土性沙積宜木棉其民勤於紡織歲豐可免饑寒一遇颶風起潮浪驚駭土田漂沒則流離轉徙無寧居矣前明時以倭艘突至此地當其衝築山爲舟標識寶山之名蓋始此我 皇朝

列聖相傳治隆化洽百餘年來海不揚波民以日庶事以日繁於是雍正三年分嘉定之東偏守信依仁循

義樂智四鄉爲縣而以寶山名之轄於太倉州卽舊日
吳淞營之城郭置縣治焉粵稽州縣之必有志所以紀
版圖兵賦風土教令人物事蹟使後之人得有所考焉
而其間成敗興廢是非得失其善者足以勸其否者足
以戒莫不於是乎在故職司其事者兢兢乎愼之每當
歲久事殊則又恐舊編殘缺貽不備不全之憾爰隨時
而勤修輯蓋非得已也寶山分縣迄今二十年矣其舊
隸於嘉邑志者旣以分屬寶山曷可不急爲分析且二
十年之間所興革者幾何事損益者幾何事以至科第
仕宦孝義貞節嘉言善行及今不紀後之人雖欲徵諸
其將安徵按志傳所紀東晉袁崧所築滬瀆壘宋韓世

忠屯兵之地今皆無確據卽江東寶山舊基相傳在水中果否都未可知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也故跡漫滅穆然徒見滄海波濤浩瀚况并無志傳以紀之者乎余來蒞茲土用是慨然又奉本州檄徵取縣志彙輯州志遂得吾友會稽章鑰字鳴山者取嘉定志繙閱之採輯其分屬寶山者又參考新縣規條并徵近時之人物事蹟藝文逐一裁核余復集紳耆衿彥面相研訂確實編次成書分爲十卷敢曰一方之文獻在是聊以備採擇云爾

寶山縣志序

國朝
章 鑰

夫志記也積事而記之以垂徵信不曰記而曰志者何

蓋所記皆可傳可法之事足以起觀感勸人心故曰志也郡之有志昉宋邑之有志創自明我 聖朝命儒

臣修一統志詔天下省郡州縣各修其志以備採擇東西南朔並有成書寶山邑在新分及今弗志文獻無徵後將何述焉癸亥春秦州趙公蒞茲土迫衿土之請而命余輯之余不獲以無文辭竊念志之義例厥與史同必上考星野下紀山川中綜人物一切戶賦徭役典禮治術均需該括見聞不廣則多缺失持擇不詳則多紕繆而且辭尙簡要道在勸懲余何人斯敢任此役所幸分邑未遠嘉志具在事物考據不甚散軼爰取舊本定爲新編或增或刪以類部署趙公博瞻能斷從而訂正

之邦人宏通淹雅者相與校輯之而寡學承命每深慚
負書成付諸剗劂豈敢曰垂諸不朽然海濱新邑得與
天下各縣並有成書庶幾文獻或不患其無徵云爾

崇明州志序

元 張士堅

崇明爲州當長江之漚大海之交在禹貢揚州之域唐
武德間湧沙而成也厥土斥鹵其民淳質儉約服從而
易化有先民之風焉降及唐末至宋雖兵革屢變其民
得以耕鑿而安居者是非樂土歟載諸職官土訓掌道
地圖以詔地事司紀地物以詔地采則郡史之不可不
作也國朝入職方由至元十四年以地當東南要害倭
寇首衝命陞爲州人民城社田租土貢風俗異同必由

郡史而信也至正十一年小山程世昌來爲是州州治
濒海爲潮汐衝蕩崩圯乃遷州於舊治之北若干里後
以至元郡志散漫疎畧遂俾州之文士未晙朱禎續修
焉其立凡例名目精麗鉅細靡不畢錄可謂綜核而不
蕪者矣至若鹽賦之計漁課之入延積數月而編戶不
以爲病然而孝子列女長材秀士敷歷華要昭著一時
者亦有可稱矣士堅解組吳下養靜杜門一日友生秦
約陸仁持州志來謁予曰金匱之編一國之史也圖經
一郡之史也先生嘗秉筆翰史惟先生之言是信敢求
爲文弁其首余辭之不獲遂爲序元至十一年春正月
之望日賜進士及第前中書戶部員外郎張士堅撰

正志卷之四
崇明縣志序

明 張慶

邑之有志凡諸事物皆載焉官於是者不可以不知蓋其山川之險易物產之豐約貢賦之多寡與夫戶口登耗人材顯微風俗美惡莫不備焉崇明縣主簿臨海陳公知此而每有心於纂輯焉一日謀諸大尹張公二尹祝公曰舊志殘缺文獻復不足徵苟不續修之則元至今百年之典故何所考稽甚非爲政之存心也迺於甲子夏致書幣請舊知前教諭琴川季仲怡來治其事仍命西洲儒士施克賓等搜訪事實付以裁之書成縣大夫慮後湮沒遂捐俸命工鋟梓以傳悠久而克賓等屬予題識于首予維國史係天下之廣所書在乎約圖經

具一邑之事所載尙其詳今閱是編詳而不泛簡而不陋實而不謬深得紀述之體異日聖明纂修大一統之志固不能外此而他求也正統甲子夏

崇明縣志序

明 陳 梗

崇明舊志一帙編簡殘缺不足以觀予與大尹張君叔孚貳守祝君以道商論其地滄桑更變與他郡邑不同欲重編摩而乏操觚染翰者爲之於是相與邀請海虞季仲怡先生下席於茲命儒士施克賓等採訪事蹟增新芟舊期月而書成凡一十卷卷各有條辭達而不冗事詳而有據俾後之士夫君子與夫宦遊於此者欲知風俗沿革土產景致名宦人物一覽而盡得之亦可謂

嘉善縣志 卷之四
永久不刊之美事也季先生修輯參訂之勞施克賓等採訪助資鋟梓之勤皆可嘉焉於是乎書正統九年甲子孟秋

重修縣志序

明 邢國士

夫邑志所以載一方之事實矧崇明環海變遷靡常非志則渺邈無稽故司民牧者每以觀風無自難於致治爲慮嘉靖戊午予典教崇庠聞正德間嘗修邑志屬稿未成久爲曠典越明年己未會稽存齋范侯來蒞茲邑維時師旅饑饉奚啻盤錯侯甫下車大旱得雨倭寇夜遁繼以興學校施賑貸均丈量正賦役足軍儲堅保障清刑罰除盜賊時和民安績用以成暨辛酉仲夏多士

以纂志請侯曰是我責也況有同志者夫復何辭乃悉心總裁開局編摩期而成書凡爲卷一十有二其間滄桑消長人物盈虛地方利弊一展卷無遺此皆侯存心民事以追往昔以詔將來者也厥後官斯土者得以適政觀風隨方制治而崇明蒙至德之澤於無窮矣侯諱性字成之嘉靖辛酉年夏五月

重修縣志序

明管志道

三吳雄縣星羅獨崇明介在海徼爲金陵門戶爲三吳屏翰蓋大江以南之第一巖邑也隋以前無考按舊志海門之南黑蜃成雲之處湧二洲而成塗名曰東沙西沙而未起鎮名其以崇明標鎮也自唐武德年間始也

入宋沙塗日漲漲則輒爲豪家所占法網未張其建州興學而攝以官師掾史也自勝國至元年間始也州始隸維揚其改州爲縣而隸蘇州府則自國朝洪武二年始縣專隸府其建太倉州治而以崇明分隸之則自宏治十年始自有邑治以來基凡五遷今據長沙爲最勝余家世婁東嘗涉海壖登新城之上東望川沙橫亘百里若連城然歎曰壯哉此東南之巨障也土人爲余言此沙昔斷今連蓋大禹導漢入江導江入海黃沙隨流東下傾入尾閭一日兩潮禦之久必積而成洲因而成聚成邑勢必然也夫土厚則靈氣鍾地靈則人杰出崇雖海波芄葦之墟而人文亦日漸盛乃志文殘缺未備

得非司民社者之責歟南陽鄉進士張侯忠鼎以萬歷辛丑來宰是邦三載而百廢具舉從述職課最歸銳意首修是缺諮諸二三學博拔青衿中積學之尤者若而人相與索舊志而校閱之摘要芟蕪益以邇年便宜興革之政分爲十卷大都草創屬弟子員討論屬兩廣文而修飾潤色則侯之手筆居多云萬歷甲辰年冬十月

重修縣志序

國朝 朱衣點

修史重任也而修志亦巨舉也史以傳信記一代之得失存亡志以備考辨一方之民風土俗二者名異而實同要期據事直書可以昭示來茲俾一望瞭然知所觀法知所鑒戒而已點於修志竊有辨焉志則志夫城郭

橋梁也版籍田賦也防兵建學與夫修舉振興等項也種種事蹟有一失實卽不可垂後又况滄海桑田時移事變忽而爲潮爲汐忽而成聚成邱如崇邑之城郭橋梁可與內地之城郭橋梁比例乎崇邑版籍田賦可與內地之版籍田賦比例乎崇邑之防兵建學修舉振興可與內地之防兵建學修舉振興比例乎卽以崇邑論今日之城郭橋梁頓異於昔日之城郭橋梁矣今日之版籍田賦頓異於昔日之版籍田賦矣今日之防兵建學修舉振興登異于昔日之防兵建學修舉振興矣所以志不可不修而崇明志更不可踰時而不修也憶崇明志自明萬歷甲辰張侯世臣實始修之至今幾八十

載自 太清定鼎劉侯緯王侯恭先皆有事纂輯而
未登梨棗舊刻模糊幾不能辨一字且今昔殊觀前後
迥別又有大不同於張侯時者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
傳聞異辭此崇明士庶所爲亟以是請也點西蜀檇材
承乏茲土因念崇邑 興朝以來人文蔚興自何公
棟發跡於前宋公德宜黃公初緒管公父才以至顧公
藻吳公標黃公振鳳相繼而起科第蟬聯不絕民風土
俗點將於此觀丕變焉是役也因諸生之請而竭蹶從
事其襄厥成卽不敢謂此書可垂久遠然數十年後時
移事異又將因是編爲增損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亦
何能無感於是編乎康熙歲次辛酉八月

重修縣志序

國朝 陳天培

崇巖疆也孤懸海口土瘠民頑號稱難治余自丙申迄己亥署鎮卽眞屢年之內歷見縣令史朱王三君政蹟簿書鞅掌日不暇給皇皇如也癸卯冬三韓張君蔚千自揚之興邑奉調來此甫及三年百廢具舉君乃慨然而作曰余之治此遠廬也然而迹亦不可以不存夫縣志政蹟也前之政何以垂後之政何以考釐然不使之泯滅是在修而著之者矣於是開局編纂將成書張君持稿問序於余余之居此一紀矣土俗民風知之不可謂不熟余雖出哨巡洋動經日月歸營訓演勉効馳驅何暇爲出位之思而要以弭盜寧民妨奸戢惡半與君

之政令相表裏焉未嘗不嘆君之令行禁止游刃有餘
爲不可及也志中所載明而有體而其中武備一志尤
余之所留意者檢而閱之凡戰守機宜險要阨塞與夫
糗糧衣甲水陸器械之類以及前後寇盜所以侵凌勝
敗之故無不具載後之人依文求義相地制宜而措之
行事可以百不失一此余輩之所宜奉爲拱壁者由此
而推其他之美視之矣今張君蒙薦剡行將膺 特
簡飛騰而上此志成所惠於後者豈少哉是爲序雍正
丁未年秋七月

重修縣志序

國朝 張文英

予與癸卯冬自興化調崇明宰考之傳記知唐武德間

始湧而成洲因而成邑嘗細閱形勢知天下山水之氣相爲融結江水發源岷山漢水發源嶓冢合流入海至崇明而江漢朝宗蓋此地當長江之滙大海之交島中寇盜充斥浙江江南諸郡皆賴崇明一縣爲之屏藩分汛駐防惟崇是急因不禁喟然嘆曰此誠天設險要以衛中邦者也顧崇明環海洪濤激盪不常厥邑於今五遷賦有常而土田非昔版圖亦異廢興存亡問故址之所在而滄桑消長不可復識求之古志每患殘缺康熙辛酉前尹遂寧朱公重輯之迄今幾五十載政由俗革時移事異足備參考者多矣予不揣固陋治事之暇與一二同志採遺編詢故老凡覩記所及傳聞異詞者去

其紕繆補其遺亡視舊志特加詳焉書成分二十卷爲類十庶崇邑上下數百年之事展卷瞭然也雍正五年秋月

重修縣志序

國朝 葉長楊

崇邑密邇海島海警竊發必由高廖二嘴入江犯沿江南北諸郡天設險要崇明外捍水師巡查各沙設備而內地得寧今 天子聖神文武知人善任總鎮陳公勤督兵弁騎射嫻習衣甲器械修整爲干城於外而縣君蔚千張公撫茲數百里之地保護而噢咻之催科有法慈惠愛民清查四十餘年之弊產均分千百里排哀多益寡人所不能爲者而毅然爲之倘所謂豈弟君子民

之父母者歟文武協力兵民相安訟庭無事歲丁未張公以崇志未備欲增刪而重訂之作書以示余因涉江至崇商榷書目分晰義類先後釐然別於舊志其歷代之沿革土田之坍漲賦役武備風俗土產凡一邑之所當問者損益成編而以藝文終之叙幽異則實而非誕書人物則信而有徵列守宰善政亦必核其實而存其事大率總其成者張公而纂輯之者廣陵沈子興之也
雍正丁未年夏

崇明縣志序

國朝 趙廷健

崇明江海交滙走波揚塵其遷流視內地爲倍速已卯夏予奉 命來此欲利導而整齊之訟牒而外濬河道

葺學宮繕書院數大事次第修舉因念邑乘尠善本自
三韓張公重修以來閱今三十三年風會日變紀載闕
如爰請宮洗韓夫子司其事而招海陵仲生鶴慶偕邑
士大夫分輯於先勘正於後凡舊書之冗者汰率者潤
遺者補閱明年八月書成凡二十卷體例差詳慎焉夫
國家撫寧中外海氛不揚崇故濱涯巖邑而沙渚之
民晝昉宵織啼鷄吠犬烟火萬家可謂盛矣雖然猶有
慮制貿皖米給崇食歲額有常數而戶口日益蕃地利
多木棉少值五種樂歲不支無論凶年則民食易乏也
土風雄悍喜爭鬪矯齒厲角蠻觸氏之戰忘其在蝸牛
中則民氣未馴也余著其義於志首并以告後之吏茲

土者乾隆二十五年秋八月

崇明縣志序

國朝 韓彥曾

崇明屹峙江海間東西亘二百餘里南北袤三十餘里
於唐爲鎮於宋爲場於元爲州明初爲縣隸蘇州 國
朝設重臣鎮之 世廟御極改隸太倉地廣民稠

爲江南巨邑永齋使君以名進士

特簡江左屢任

繁劇所至稱循卓歲乙卯蒞任崇邑持躬維謹治事以
勤未浹歲政通人和百廢具舉獨念志乘之重雖備前
人然政與時爲變通事歷久而增益不爲糾繆補缺曷
以信今而傳後於是陳諸行省謀諸賢士大夫繆以編
纂請於余余素忝史館職司載筆兼與使君有一日之

雅適給假家居爰諾其請乃爲稽崇邑之形勢則長江
萬里之門戶也東南十郡之藩籬也江浙蜀楚之屏障
也在昔爲吞雲沃日之區至唐而天造草昧文物漸興
無如壤由沙積圯漲不常故疆域之開闢最後而事蹟
之闕軼獨多其間條目若星野官聯若鬣宮田賦以及
名賢閨範仙釋奇蹤簡則虞其缺詳則慮其繁參互考
訂亦綦難矣使君於設局之初懸檄於衢設匭於門令
邑人備書事宜舉忠孝節廉文章政蹟實可垂之永久
者次第而直陳之治事畢焚膏繼晷考核詳詢牒諸志
館予與同志諸君子發凡起例自邑之始建以迄於今
千餘年來因革興廢畧仿史例彙聚臚分芟其蕪提其

要據事直書不參成見不妄附會稿既成分類十二分
帙二十復囑子弁其首謹序之如此乾隆庚辰年夏五
月

沙頭里志序

明
陸世儀

沙頭里者吾州東北鄉之鎮名也在唐宋時爲塗松市
又名印溪至元時設河泊所始有沙頭之名又名沙溪
國初仍之宏治中都御史朱瑄因鄉人參政陸容議分
割崑山嘉定常熟三縣地爲州而沙頭舊屬常熟遂爲
州之東北鄉以鎮名州之爲鎮者九爲市者六而沙頭
雙鳳爲巨以其地物產爲盛且多賢豪也瀕年以來經
變革雙鳳稍衰落獨沙頭特盛人文蔚起科第相繼又

多賢人君子持名教敦氣誼以古道古學興起一方一方之人蒸蒸然雖有頑讒亦罔不革面也又沙頭民居向枕七浦婁城之水惟婁江七浦流出海與崇明接邇年婁江塞湖流皆從七浦出稍開大崇明官民舶至郡中者必道沙頭貨物益饒隱然一小都會友人曹子暉吉曰是不可以無志也凡物有微必有著有盛必有衰昔太倉之壤在崑山亦一鎮等耳式齋陸氏卽爲之志所謂有微必有著也又地大人衆則葉芽其間不有紀載以爲之觀感將爲善者無所勸而爲惡者無所懲安知今日之盛不卽爲後日之衰乎用是始於丙申迄於庚子網羅故典搜緝舊聞爲書凡十卷命曰沙頭里志

集成問序於予予曰國之有史邑之有乘家之有譜皆所以備觀感垂鑒誠也獨一鄉之志無聞焉豈以一鄉爲不足志歟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天下者國之積也國者鄉之積也於一鄉之中而紀其土田形勝則可備職方之採紀其人物里俗詩歌逸事則可以當風謠之貢紀其水利兵防則可以俾政教之助邇之廣見聞遠之備觀感是雖一鄉之事而實天下國家之事也卽以此爲吾州之鄉倡并以此爲天下之鄉倡不亦善乎是爲序

鳳林備採序

明 徐 燝

鳳林創自往昔越千餘禩唐宋以降文獻靡考鳳飛芝

秀唇脂遺芳豈嘉祥之外殊才奇蹟靳其間耶抑以紀
之者鮮其人也芝山先生直道解組倏然來歸已酉春
曠謁先生於七岡之守元亭先生曰子亦知吾鄉之故
乎吾鄉所急莫要川源尋故道足矣若廼作以式穀用
觀厥成不有砥德礪行忠孝節義如鄉之先達爲某某
者耶吾不忍世遠而湮焉因以備采閉關而讎之書凡
三卷首風俗終雜志而方域戶賦宮廟川梁天文地理
人事之紀粲然陳焉事覈而正詞直以澤慮遠而周觀
其甄叙往轍則憂緣時政評藻前哲則開我後人其他
比興成章敷陳備體雖心聲之獻酬要亦風景之紛迴
也他日稱文獻會湊理執而憑之固郡志之所由大成

也已嘉靖辛酉三月

太倉州學志序

國朝唐孫華

吾鄉自明宏治十年建州始改衛學爲州學而增置師儒焉前此先聖皆塑像至明嘉靖九年從張璁議易塑像以木主改王號爲先師予嘗觀於郡學位用木主而先聖先賢塑像猶藏複壁中獨吾州學宮先聖塑像如故蓋以僻在海濱未及釐正也今皇上褒崇先聖重道右文命有司春秋祀事必飭有加然官吏多視爲具文廟貌傾圯上漏旁穿至祭時舞佾不備樂器殘缺籩豆疎簡牲酒瘠酸非所以虔事先師肅將大典也吾門俞子漢贈讀書好古爲高才鴻生試輒甲等食餼

有年矣自以身爲聖人之徒砥礪廉隅敦履儒行愍學
宮之弛廢偕同志倡議修葺其樂器祭器皆倣古圖式
命工創製分寸度量手自經營衆施不足則損己貲以
益之其事甚勤而其費亦已夥矣閒居善病輯爲州學
志一書凡宮牆基址堂舍門廡樂舞彝器以及師儒之
官科貢之姓名人物犁然具載使後之人有所稽考不
至廢墜甚盛心也康熙丙戌仲秋

太倉州學志序

國朝 王建鼎

太倉環江瀕海其風俗醇美人材淵茂蔚爲八簞之弁
毘建鼎於乙亥歲忝膺司訓來教是州進士子敦勉之
於學而婁士亦樂余之相勵有成也數年以來考教術

之隆替感學校之盛衰常凜興繼之責屬在師儒惴惴焉以不克副職爲懼幸遇州大夫多賢偕同寅之長欣贊經營葺學宮增祭器修壞補敝期以少塞曠繇而州學之有志則前此未之聞也俞子漢瞻宿學廣識試輒高等鍵戶讀書與同事諸子慨然任葺學志復力捐已貲仿製樂器嫻習佾舞容節可謂博雅有志之士也兼綜博採條分類叙首志殿廡崇祀典也次志堂署記因革也次志科名美育才也終志樂舞期復古也至於陳牲釋菜之儀養老興賢之制範古式酌時宜纖悉具載一覽而禮樂肅陳矣康熙戊子王正上澣

穿山志序

國朝

黃與堅

太倉之穿山止卷石起榛莽中其中豁開一洞爲通徑
其北壁不數仞蔥蒨嶢削夕陽可登眺太倉故無山游
者嘗謂此山石罅通虞山又謂此山向在大海中居人
於旁得大桅木益以信名岩曰降帆然其說卒無可考
云虞山陸子仲威少與其兄孟鳧齊名工詩善音律已
失明猶與吳祭酒梅村言樂府甚悉曾操舟兩過余與
共飲必題詩乃去其標舉興會雖病廢不少減如此暇
時曾以此山輯爲志歿數年詩文稿盡失志僅存友人
有乞余序以傳者其何忍辭雖然山甚小而又處僻遠
無四方轍跡往來其不足稱也甚矣山旣無以名人顧
欲藉區區以傳之則仲威之傳不傳其未可必也所爲

志且懼其不傳而何有于余序然則余將何以爲亡友計使必傳哉

外岡志自序

明 殷聘尹

吳於天下百千之一也嚠又天下萬億之一也於天下之中有吳於吳之中有嚠而外岡又百千萬億中之培塿耳然由岡而縣而郡而天下不可謂天下之廣大非百千萬億中之一所從積已總天下而志之則有輿地圖一統志職方紀要廣輿記郡則有姑蘇志縣則有秦輔之曾魯浦杲練川志都穆練川圖記龔宏嘉定縣志安見夫廣者大者之宜志而其小者隘者之不宜志也吾先世聚族而居黃姑灣之里自先君子贅於殷次公

家遂居外岡予實生於其鄉迨先君子遊庠徙而城居
予年二十四讀書無成退而力耕于黃泥之坂去岡之
南里餘復二十餘年則余固岡之人也夫君子登覽名
山大川目之所寓足之所至意興之所會輒爲之紀其
勝乃至生其鄉居其里而其人物畜產前賢往蹟泯沒
焉而無傳使後之稽古採俗者履其地而茫然無所考
証也則亦誰之過與秋日郊居無事每日支筇獨徃信
步而止溪邊林下徘徊容與或遇田叟獲豎輒與班荆
列坐講究鄉土之宜考論風俗之故歸而竹窗清暇則
命管城紀之不覺盈篋遂次第之爲外岡志崇禎四年
秋九月

續外岡志序

國朝 錢大昕

古者入里必式維桑與梓必恭敬止詩人所以廣孝也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先聖所以勸學也周禮五比爲閭
止二十五家耳而閭胥書其敬敏任恤五族爲黨止五
百家耳而黨正書其德行道藝此所以野處而不匿其
秀也至於川原物產亦惟居其鄉者目驗而知之故志
無大小之分要於可信而已信於今未有不傳於後者
予嘗讀常棠澈川志竊歎澈川海鹽之一鎮耳而未嘗
不與樂史之寰宇記王存之九域志歐陽忞之輿地廣
記並傳然則著書之君子當務爲其可信可傳固無事
馳騁域外轉致窮大而失其居矣吾弟敬亭力學砥行

矯矯不徇乎俗獨喜訪求鄉黨舊聞與前輩嘉言懿行
手自編錄既詳且備又以殷莘叟外岡志撰於明季閱
今百三十年未有繼者乃依其門類次第增補於是一
鄉之文獻燦然大備與澈川書幾與異曲同工也已余
家望仙橋距外岡僅五六里總角之歲讀書春及堂東
偏與敬亭晨夕聚首回憶其時衣冠樸素風俗淳厚猶
見老成典型今老矣生齒日繁葢藏日少俗尚亦日趨
於華僞讀敬亭勸戒之言實獲我心更望吾鄉人士家
置一編以當木鐸之徇庶幾德行道藝敬敏任恤之不
絕書乎乾隆壬子春二月十有一日

婁塘圖志自序

國朝陳曦躍雲

吾邑自宋寧宗嘉定十年建縣以來迺元秦輔之始作
志嗣後邑宰屢次纂修掌故乃備他如槎溪諸翟紀王
安亭外岡諸鎮亦各有書以志一方之事程侯玉亭志
中雖謂諸書不足觀然較并此無之者則固愈矣今婁
塘區區之地獨無有取而志之者後之生長於斯者其
何從考信耶爰輯古今來郡縣志之所紀載及前賢遺
集之所著述前繪爲圖復分類而詳志使他時不致嘆
文獻無徵云爾乾隆三十七年冬十月

生員

陸王泰一校
煥

直隸太倉州志卷六十四終